

传统人文学科“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 教学模式建构探索与实践探索

——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例

胡红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在信息技术条件支撑下,传统人文学科课堂通过转换教学思路,提升教学效果,是新时期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要实现传统与现代贯通、理论与实践融合理念,应该精选富有生命力的“关键词”作为教学重点,在“通史性”中突出“专题性”,在“系统性”中强调“重点性”,灵活转换教学方法和手段,引导学生深度参与课程,创造一种“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人文学科;课堂教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0)06-0042-06

在信息技术条件支撑下,传统人文学科课堂通过转换教学思路,提升教学效果,一直是新时期以来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曾有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展开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家级教学名师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曾撰文重点谈道:步入“互联网+”时代,面对网络化对课堂教学的冲击,传统人文学科如何全面而有效地应对^[1]。山东师范大学王克奇教授则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出发,探讨历史学科的教育定位问题^[2]。这些研究在研究的视域、结论的启发性等方面,都能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迪和借鉴。但在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现代转化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学为例,谈谈传统人文学科课堂教学的现代转化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1 传统人文学科课堂教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

近年关于传统人文学科课堂教学如何实现“现代转化”的讨论和研究,大多集中在以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作为承载教学内容的载体应用于教学的过程,其突出体现的是媒介和效率两大方向。新时期以来,这两者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教学设计中。而传统人文学科的课堂关键则是强调在精神领域的互动、影响和交流。如果只机械地引入这些手段,则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近年国内的高校和中小学大量引进由美国开创的“慕课”(MOOC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将之嵌入各类教学模式中。诚然,这种教学手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大丰富和拓展了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但从人文学科来看,因其在教学

收稿日期:202007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BB0036);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XSP17YBZZ040);“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基地”[湘教通(2004)284号];湖南科技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G31358)

作者简介:胡红梅(1975-),女,湖南湘潭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现场剥离了授受两个主体之间的精神联系,因此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形式感”更加凸显,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学科。

作为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又称《古代文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主干课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该课程有着文化厚重、理论精要、审美独特和自成体系的特点,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文学艺术素养和培养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统人文学科的课程教学中,“中国文学批评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有着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古代的,二是理论的。而这门课程要想讲好,讲出“彩”来,让学生从心里产生兴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李壮鹰先生曾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卷首语中有言:“中国古代文论,作为我们古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问题所做的思考,不论是在思考的问题上,还是思维模式、理论形态上都是古典式的,它与现代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在现代意识陶冶之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听起来就很容易产生隔膜感。”^[3]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史”又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如果教师在授课时只是管窥锥指式地就理论谈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理论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不能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学创作实践,那就会完全扼杀其生机和活力。

2 传统人文学科课堂教学现代转化的思路

鉴于对上述研究现状的分析和体认,笔者认为,人文学科课堂教学的现代转化,应从学科特点,也就是“精神互动”的实际出发,博采众长,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本文将从分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堂教学为主体,理论部分以“中国文艺美学范畴研究”“美学”“中国文化概论”“文心雕龙选读”等知识覆盖范围为辅助,深入探究传统人文学科课堂教学的现代转化,提出新的教改理念:精选富有生命力的“关键词”作为教学重点,以“专题性”取代“通史性”,以“重点性”取代“系统性”,创造一种

“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的全新教学模式。

所谓“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授受并重、教学相长,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堂中,以交流互动为核心要义,师生共同探寻中国文化精髓以及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意义,共同为研习和传承中华文化之精要贡献智慧;二是尝试通过课堂辩论的方式进行学术对话与交流、诗性文论创作以及考核方式革新的“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模式,使当代青年学子能真正领悟中国古代文化及文论的诗性言说方式和思想精华,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融入其思想深处,在转换中实现传统人文学科的价值意蕴。

3 传统人文学科课堂教学现代转化的方法

如何在课程教学中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贯通,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从而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既能打通古今又能学以致用,是笔者近几年一直在思考、探索和实践的问题。

3.1 精选“关键词”为教学重点

“中国文学批评史”内容丰富、复杂且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在教学课时相对有限的前提下,笔者大胆突破,在教学过程中将这样一门具有“通史性”的课程分成若干个“专题”,而“专题”的设定自然与“重点性”密切相关。笔者精选了富有生命力的“关键词”为教学重点,以“专题性”取代“通史性”,以“重点性”取代“系统性”。通过上下勾连,历时共时并重,一步步在课堂上揭示传统文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使学生既全景式了解古代文学观念发展变化的整体脉络,更好地把握本学科的基本问题,又在细节中把握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思维方式,弘扬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断促进当代中国文论的转型与重构。

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曾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一书中提出了“关键词批评”的全新观念,这给日趋程式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关键词就是建构一门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石。“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一系列关键词建构起来,如“道”“气”“兴”“象”等等。这些关键词是中国古代的理论家们从丰富的文学现象与

大量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并在自身的文学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的一些核心范畴。它们不仅具有很强的建构能力,而且具有极强的衍生能力,以它们为词根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而且“文论关键词研究除了强调‘共时’研究,更强调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变化,强调通过关键词意义的衍变研究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即‘历时’研究”^[4]。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某一时段的关键词可以看作勾画该时段本学科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基本蓝图,所以一旦掌握了这些关键词,就可以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这些关键词既包孕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又积淀着大量的时代与社会的信息,而且它们会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化规律。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关键词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思维的“纽结”,而且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知识赖以系统化、科学化的“纽结”。因此,通过精选富有生命力的“关键词”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堂教学的重点,就可以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不同时段各具特色的理论流派和理论家们的思维路径和思想精髓,进而掘发“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其关键词嬗变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

在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为避免学生陷入史料汪洋,笔者精选“关键词”作为教学重点,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提纲挈领地为学生理出头绪。比如郭绍虞版本自序中总结的“周秦至南北朝是文学观念由混而析时期……隋唐以至北宋是文学观念由析而返于混时期……南宋至清代是文学批评理论建立时期”^[5]。在整条主线的统摄下,将批评史描绘出一个整体的轮廓,再分节述之。在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一个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时,笔者选择了“气”这一文论关键词作为教学重点和发散原点。因为“气”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元关键词,不仅凝结着中华民族关于世界、人生的独特见解,同时也凝结了该民族把握、感悟和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思维形式——诗性思维,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6]。通过对“气”这一关键词由一个哲

学范畴转变为一个文艺美学范畴,就能很好地把握这一范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嬗变过程梳理出来。由此,从关键词出发,在类似“星型拓扑结构”的样态中,关键词“气”既作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也是文学的本源、本体和生命。“气”是作家的生命力,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并且成为决定文学作品不同风格特征的根本因素,同时也是教学出发点。而“文气”“元气”“体气”作为其发散的分枝,可以更加清晰地疏通脉络,同时又达到“万变不离其宗”的效果,从而回归教学目的。从“气”的分枝构型来看:“文气”是作者的性情才学透过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命形象。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气势、气韵、气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风格特点都源于天地万物之“元气”和艺术家所禀赋的生命之“体气”。客体之气与主体之气合而为作品之气,这种主客合一(心手合一)的过程既是对客体对象生命力的肯定,也是对主体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肯定和张扬。因此,宇宙、人生、文学艺术是一个灵气循环的过程,天地之气、人之气与文之气三者可以互相转化而成为一个全息同构的整体。这充分体现了“天地一气”“天人合一”的中国大宇宙生命精神和中国文化圆融和合的民族特色。在教学效果上,由关键词为原点生发,不但帮助学生理清了理论形成的脉络,而且在历时和共时两条主线上交错并进的文学流派、重要作家、文学作品、理论渊源等知识全部串接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知识谱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2 将“师生共创”贯穿于教学主线

中国高校绝大部分传统人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属于“单向传授”。即教师在讲台上“一站到底”,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向学生灌输各种知识、理论后就拎包走人,完全不顾学生是否听懂,是否接受;而学生在座位上“一听到底”,被动地接受各种知识、理论,机械地“记笔记”和应付笔试。为了改变这种“教师一站到底”、一味注重“授”而轻视“受”的弊端,笔者探索和实践了变“单向传授”为“师生共创”:用课前必问、课堂学术辩论等方式,倡导一种“授受并重”的新风习,师生共同创造出学术成果,共同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古代文化及文论。

所谓“课前必问”就是以课前布置“大思考题”的方式串接前后课堂,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以引导学生在学的过程中更好地把握本堂课的教学重点与难点,既要“温故”,又得“知新”。如在讲先秦文学批评之前,笔者就要学生思考:先秦礼乐文化对先秦文学理论批评有什么影响?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主要内容和文论价值是什么?试述先秦道家文论中的“虚静”说及其文论价值、简释《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这些选题,在内容上互相包含与交织,学生一旦围绕问题展开,就会在时代、作品、作家、理论中衍生出很多方向,而在学习过程中,每一个方向的学习、思考和归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由于同学们之前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正式授课时,老师只要适当地串讲、点拨和补充,就能使学生“开悟”,课堂效率和学习效果得以极大提高。

笔者还在所主讲的课程中,引入“课堂学术辩论”,就特定课程的主要学术问题师生同台切磋,平等对话。“中国文学批评史”跟其他类型的专业课的区别在于,它兼具“古代”和“理论”的特性,是一门“以论带史”特点非常强的课程,点多面广,时间跨度大,而且具备一些“科研”特色。正如赖大仁先生所指出的:“一定时代最有影响和阐释力的文学理论,往往都是基于那个时代最有创造性的成就和最有特色的文学对象进行理论阐释,并且致力于建构反映那个时代文学精神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从而引导和促进文学实践发展。”^[7]文科大学生大多具有理论思辨的潜质,缺乏的是教师积极的训练和引导。因此在学术辩论过程中,笔者力争“以研促教”,将平时自己在科研中梳理和掌握的研究心得,以及学科前沿动态融入课堂讲授中,避免讲课效果粗糙生硬,并适时介绍一些常用的科研方法。同时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和思考钻研,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魄力,重新发现传统人文学科的现代价值,达到“以研促学”的目的,共同践行“师生共创,授受结合”的教改理念。

如在讲授曹丕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时,我就会设置一次课堂讨论:“文章有何用?”让同学们针对曹丕和曹植、司马迁和杨雄对文章作用的不同态度展开辩论。

如,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曹植: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8]?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9]。扬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9]。师生通过以“文章”为核心的“主客互换”交流,甚至交锋中逐渐摒弃“照本宣科”和“大水漫灌”的教学模式,纠正了学生在课堂上以“受”为主的单一现象,克服了学生因“似懂非懂”而“昏昏欲睡”的弊端。因此,在传统人文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如果能有效践行这种“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的全新教改思路,就能使传统人文学科,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考核方式,还是在教研成果上,都能实现真正的创新与发展。

3.3 变“三写”为“三创”

创新是教育的灵魂。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发展需要基础知识扎实、综合素质水平高、实践能力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不需要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因此,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应融入创新意识与创新实践。

传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是“上课听讲、复习抄写、考试默写”(“三写”)。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版本的编排体例来看,基本上是按朝代更迭的顺序来划分的,系统性完备,逻辑性也很强,这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基本的阅读和理解没有任何障碍。而其真正的难点在于:一方面,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容易出现“似懂非懂”的情况,对作家作品的熟悉程度,会直接影响学生对理论的消化与吸收;另一方面,每一个流派、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演进都包含着深广的动因,历时共时交错,再加上其隐含的历史、社会、文化等不同学科,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是难以很好地理解和掌握本课程的知识的。因而,部分学生因感觉到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程“格外吃力”而心生畏绪。正如郭明姬在《新时代高校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一文中所言:“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往往缺乏老师的基础性讲解,更缺乏多样化的学习途径,求知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10]因此,单就教材的知识点“照本宣科”的话,这种固定的教学程式是很难达到教学目的的。采用新的教改思路引导学生

梳理脉络和循序渐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以“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为核心理念的教学改革,则是变“三写”为“三创”:所谓“三写”就是“上课听写,复习抄写,考试默写”;所谓“三创”就是“有点创新,来点创意,多点创造”。“创新”破的是“旧”;“创造”破的是“物”,从无到有;“创意”破的是“意念”“点子”,是思维。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增加一些探究性的内容与训练性的环节,以促使学生充分发挥其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激发学生挑战的欲望,深入思考、积极钻研,同时注重训练,培养他们敢于质疑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从而使学生既能获得知识的积累与能力的培养,又能获得素养的提升、情感的熏陶和思想的升华。

教师在教学模式和考试方式上要锐意改革,打破那种传统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和考试方式。比如在期末成绩的考核方面,笔者将平时成绩+期末考试设置了不同权重,学生在平时的课堂表现、课间漫谈与学术辩论等多个方面的得分,直接关系到期末的成绩考核评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以史为线、以论立章,佐以作家作品,再加上必读的史料选编,如《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王文生),即使是给大三学生开设这门课程,学生也很难在规定课时内将浩如烟海、灿若星辰且体系完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完全掌握。因此笔者近年在教授这门课程时,除了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一些新方法外,在正式考试前会要求学生设计一套“考卷”。如某次的试题要求:(1)学生自拟一套考试试卷,包括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结合作品分析五大题型,试卷需覆盖“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全书。只拟考题,不要求作答,50分。(2)精选一位你最喜欢的文论家,谈谈你喜欢的理由及其文论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分值也是50分。考场不设监考老师,且可以自带书本资料。在提示和规范环节,要求学生不能出偏题怪题,以教材为主体,题目要体现学理性、思辨性和综合性,尤其是在简答和论述题方面,要注意综合与发散,既不脱离教材规定的内容,同时也应合理调动“应试者”的相关知识储备。在最喜欢的文论家作答部分,还应涉及本学科的一定前沿动态或者学界争鸣。笔者还反复提醒学生,这次“考试”通过不难,但想要拿高分则非常不容易。从

执行效果上看,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教与学“角色互换”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少学生反馈“这一个月来几乎没有睡好”,每天到图书馆和网络上查阅各种资料,拟大纲,补短板,做材料取舍,反复修改补充。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既体会到了做一个教师的不易,又对这门课程有了全新的认识。很多学生考试后反映,以前昏昏沉沉中机械背诵的各种“散点”一下子被激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知识一下子变得立体和丰富起来。

当然,对于传统人文学科来说,格言警句、骈辞名篇的记诵是必要的;但比“记诵”更重要的,是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创造的能力以及质疑、追问、重构等思维方式。而这些是“三写”式课堂教学无法给予学生的。因此,传统人文学科的教学不能仅停留于知识的记诵,而是要着眼于传统人文学科之精神内涵的现代转换,既能继承传统又能大胆创新,既能独立思考又能诗性言说。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从“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改思路施行的实际效果和反馈来看,笔者所践行的这种“师生共创 授受并重”教改理念,既汲取了当代人文学科的科研成果,创造性地将之转换和应用到传统人文学科的教学课堂,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的支撑下互为辉映、相辅相成,极大地激活了传统人文学科的现代活力,又使学生在研习的过程中,通过一门课程“管中窥豹”,从而更加认识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和文化生命力,在提升人文素养的同时激发出了文化自信的自豪感与使命感。

参考文献:

- [1] 李建中.“互联网+”时代传统人文学科的网络化应对——基于中国大学MOOC的学理考察[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17-121.
- [2] 王克奇.高校传统人文学科教学改革初步探索——关于历史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尝试[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14-18.

- [3] 李壮鹰.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4] 高玉.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多重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9(8):149-165.
- [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6] 胡红梅.气化流行 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关键词“气”的跨学科阐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 [7] 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问题[J].文学评论,2020(3):5-12.
- [8]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9] 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10] 郭明姬,张亮.新时代高校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49-153.
-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 2017-10-28(01).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Mode of “Co-creation by Teacher and Student, Equal Emphasis on Teaching and Accepting” in Traditional Humanities:

Taki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s an Example

HU Hong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uppo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humanities classroo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university teaching reform in the new era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by changing teaching idea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each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of importance to select “key words” with vitality as the teaching focus, highlight “special topics” in “general history”, emphasize “key points” in “systematization”, flexibly change teaching methods, guide students to be deeply involved in courses, and create the teaching mode of “co-creation by teacher and student, equal emphasis on teaching and accepting” teaching mode.

Key words: humanities; classroom teachi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co-creation by teacher and student, equal emphasis on teaching and accepting”

(责任校对 王小飞)